

一個少先隊員的記

H·諾索夫著 張馨譯



行印 李光文

譯者序

諾索夫是蘇聯現代優秀的兒童文藝作家。他的作品都活生生地刻劃出了兒童思想的特性，通過書中的人物來教育兒童愛勞動，愛科學的集體觀念。

本書是用日記體裁寫的，敍述留在城裏的少先隊郭良小隊利用暑期從事一件有益的工作——養蜂。工作中他們碰到許多具體的困難，如蜜蜂和養蜂工具的來源以及照料蜜蜂的方法等等。但是他們依靠了集體的力量和大人的幫助終於弄到了蜜蜂，用自己的勞力製造了各種養蜂工具。由於缺乏養蜂常識，隊員郭良·維嘉、巴甫洛夫等遭到了蜂刺，他們幾乎因此而放棄了工作，但是經過同志們的幫助和隊的教育，他們終於又堅持了下去。輔導員華麗還把大家工作的情況寫給當地的報館，報上登出了他們的照片和消息，各處少先隊都寫信來

向他們祝賀並向他們學習養蜂的經驗。他們學校裏少先隊更在大會上進行了表揚。這些都更加鼓勵了他們的勇氣和信心。蜜蜂在他們照料之下分封了新的蜂羣，他們也從蜜蜂那裏獲得了許多科學的知識。一個暑期就這樣愉快而有意義的過去了。

本書不但可以教育廣大的少先隊員，要他們熱愛集體，引起他們研究新事物的精神，也說明了隊員創造性的成長和輔導員、教師、以及家長及時的鼓勵是分不開的。

譯者的翻譯技術非常淺薄，本書譯文有未盡善的地方，請同志們指正。

譯者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七日。

五月三十一日

今天我們小隊開了一個會。我們的小隊長尤拉·柯斯科夫說：

『朋友們，現在已經是夏天了。我們都放了暑假。你們中間也許有人要以爲夏天裏不需要做什麼事情，祇玩玩就行了。這種想法是不正確的。少年先鋒隊員即使在夏天也不應該停止自己的工作，免得讓時間白白地過去。讓我們來想一想夏天裏應該做一件什麼有趣的工作，而且要整個小隊共來同搞。』

我們都沉默下來，開始考慮夏天要做的工作，起先誰也想不出什麼來，後來維嘉·亞爾馬索夫說：

『朋友們，我們學校前面有一塊實驗園地，我們就來種菜吧？』

尤拉說；

『來不及了；這種工作已經讓第二小隊佔了先，他們已經在裏面種了黃

瓜、蕃茄和南瓜。』

『那麼我們就在校園裏栽一些樹木吧，』任尼亞·謝涅金提議說。

『虧你想得出！』尤拉說。『樹木必須在早春的時候栽，況且我們校園裏已經種滿了樹，再也沒有地方種了。』

『我們全小隊來搜集郵票吧，』費嘉·奧夫謝尼柯夫說。『我很喜歡集郵。』

『搜集郵票由個人去做是可以的，但是要拿整個小隊來講，這不能算是一種工作，』尤拉回答說。

『不然還有一件工作，就是搜集糖果的包裝紙，』葛里沙·亞庫斯金

說。

『你想得真妙呀！』巴甫里克·格拉巧夫回答說。『你恐怕還要說去搜集自來火匣子呢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處？我們要做的一件有益處的工作。』

我們又開始苦苦地思索起來，可是誰也沒有再想出其他的辦法來。尤拉讓我們回家仔細想想，然後再聚在一起討論誰有些什麼提議。

回到家裏我沒有立刻開始想。我先和孩子們一同在院子裏玩，然後吃了中飯，後來散了一會兒步，後來又吃晚飯，又散了一會兒步，才回家動手記日記，這時候媽媽告訴我睡覺的時間已經到了。這時候我才想起還須要想出一件夏天要做的工作。我認為開動腦筋必須坐着，也可以躺着，現在我脫了衣服躺到床上去動腦筋了。

六月一日

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，但是我並沒有想着工作，相反的，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海和大洋，以及海裏生長的鯨魚和鯊魚；我想到為什麼鯨魚會那麼龐大，假使鯨魚生長在陸地上，並且在大街上來往，那時候該怎麼辦！也許會有一條鯨魚撞毀我們的房子，那時候我們不知要住到什麼地方去了。

這時我發覺自己在胡思亂想，把正經事情倒忘得乾乾淨淨。我的腦中不禁又湧出了關於各種家畜的念頭，譬如馬、驢子、象和駱駝等等；我想為什麼馬生得高大，驢子生得矮小，又想，馬可能也是一種驢子，不過身軀稍微高大一點，我想為什麼駱駝有駝峯，象有長鼻子，又想到萬一駱駝也有了長鼻子，

那時候它會不會還叫做駱駝，或者已經叫做駱駝象了。

這時候我又發覺自己在胡思亂想，我盡力使自己想一些正經的事情，可是腦子裏充滿一些混雜的念頭，我終於認為像我這樣的腦袋還是不要多想，於是便很快地睡着了。

六月二日

烏拉！媽媽給了我一枝自來水筆啦！瞧我馬上就用這枝筆來寫字了。可是倒霉的是：鋼筆有了，卻沒有什麼事情可寫！我整整想了一小時，想應該寫些什麼，結果什麼都沒有想到，這可不能算我的錯，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可寫呀！

六月三日

今天早晨我走到街上，迎面碰到了葛里沙·雅庫斯金，我問他說：

『你到哪兒去呀？』

他說：

『我到學校裏去參加少年博物研究組。』

我說：

『把我也帶去吧！』

他說：

『走吧！』

我們一同往前走，半路上遇見了尤拉·柯斯科夫，他也是到少年博物研究組去的。組員們都到齊以後，小組的講師，也就是我們的級任老師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帶我們到花園裏，給我們看植物花朵的構造，花朵中間有一個小雄蕊，上面沾滿花粉，如果這些花粉從一朵花落到另一朵花上去，那麼這朵受

了粉的花便會結出果實來。當各種昆蟲停在花上的時候，花粉便黏在牠們的軀體上，牠們就把花粉從這朵花傳送到另一朵花上去。可見昆蟲能助長植物的繁殖。因為假使牠們不把花粉來傳送，植物就不會結出果實來。

蜜蜂幫助花朵繁殖的功效比其他昆蟲更大，因為牠們在花上採蜜，整天在花朵間飛來飛去。因此應該在各處多多設置蜂箱。

少年博物研究組的課程完畢後，尤拉召集了小隊會議，詢問大家有誰想到了辦法，結果孩子們誰也沒有想出來，尤拉叫我們再仔細地想一想，就預備散會了，可是這時候葛里沙·雅庫斯金說：

『我們還是造一隻蜂箱養蜜蜂吧，』

我們都興奮起來，大家都贊成了這個提議。

『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』尤拉說。『養蜜蜂利益很大——牠們不僅會釀蜜，並且還會幫助植物繁殖。』

『朋友們，』巴甫里克·格拉喬夫喊道。『我們要做得讓全校都知道我們！我們在花園裏放一隻蜂箱，把學校前面的空地作爲養蜂場，我們整個小隊都會因此大出風頭的！』

『等一等，』尤拉說。『先要造一隻蜂箱，然後再打算出風頭。』

『蜂箱怎樣造法呢？』大家開始互相詢問。『我們都不知道該怎樣做呀。』
『去問一問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，她一定知道的。』尤拉回答說。

我們跑到學校去，看見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就問她關於蜂箱的事情。

『你們怎麼會忽然想起蜂箱來了呢？』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問道。

我們告訴她打算養蜜蜂。

『你們到哪兒去找蜜蜂呢？』

『去捉呀，』謝廖沙說。

『怎麼捉呢？』

『用手去捉。不成嗎？』

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笑起來說：

『你們如果一隻一隻地把蜜蜂捉回來，它們是不會在你們這裏留下來的，因為蜜蜂過的是大家庭的生活，每一隻蜜蜂都要離開你們的蜂箱飛回自己的家裏去。』

『那麼要是有人想養蜜蜂，應該怎麼辦呢？』我們問道。

『必須買整個的蜂族或蜂羣。』

『在甚麼地方可以買到呢？』

『可以寫信去訂購，』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說。

『怎麼，寫信嗎？』我們奇怪地說。

『祇要寄一封信給養蜂場，那邊就有人把蜜蜂裝在郵包裹寄來。』

『什麼地方有這樣的養蜂場呢？』

『這個我可不知道，』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說。『不過我可以去打聽了來告訴你們。』

妮娜·謝爾蓋耶芙娜接着就告訴我們製造蜂箱的方法，看起來蜂箱是一件很簡單的東西，外面看來好像一個大木頭匣子或者有洞孔的箱子。如果把蜜蜂放在這樣的箱子裏，它們就會在裏面居住下來，用蠟築成蜂房釀蜜。但是它們經常總是把蜂房緊緊地黏在箱壁上，取蜜的時候很困難。因此爲了便利取蜜，養蜂的人想出一個辦法，在箱內放一些墊着一種叫做沃西那的蠟葉的蜜格，蜜蜂就在這些蠟葉上築起蜂房。一到取蜜的時候，養蜂的人就可以取到築滿了蜂房的蜜格。

我們打算明天就開始造蜂箱。杜里亞·彼索斯基說，工作的地點可以設在他們的倉房裏，尤拉叫大家把自己所有的工具都帶來。我回到家裏心裏想着關於蜜蜂的事情。多麼有趣的玩意兒呀！蜜蜂竟可以郵遞，人的腦子多聰明啊！

六月四日

早晨，我們全小隊的人都集在杜里亞家的敞棚裏。維嘉·阿爾馬索夫帶來了鋸子，葛里沙·雅庫斯金帶來斧子，尤拉·庫斯科夫帶來的是鑿子、鉗子、和錘子，巴甫里克·格拉巧夫帶來了鉋子和錘子，我也帶來一把錘子，這樣一來我們一共有三把錘子。

用什麼東西來造蜂箱呢？

這時，我們大家才想起來我們還缺少一樣木板。

『真糟糕！』尤拉說。『得去找木板。』
『木板到哪兒去找呢？』我們說。

『嗯，得回去看看，也許誰家的敞棚裏有。』

我們分頭去找木板，跑遍了所有的敞棚和頂樓，什麼地方也沒有找到木板。尤拉說：

『我們到葛麗亞那兒去，她也許會幫助我們。』

我們走到我們的少先隊總輔導員葛麗亞的家裏，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了她，葛麗亞說：

『我去請求校長，也許他會答應把那些修理房子剩下的木板拿給我們的。』

她和校長談了一下，校長答應給我們四塊大木板造蜂箱。我們把木板搬到敞棚，立刻就熱烈地動工了，有的拉鋸子，有的刨木板，有的就釘釘子。杜里亞支使着大家，向大家發命令，他以為我們既然在他家的敞棚裏工作，他就能向大家叫嚷，我爲了這事幾乎和他吵起來，他需要錘子的時候，就大聲

叫：

『錘子在哪兒？剛才還在我手裏，一會兒就不見了！』

『等一會兒。』尤拉說。『我剛才還釘過釘子呢。』

『你把錘子塞到哪兒去了？』

『我沒有把它丟掉！』

『那就快點找吧！』

『你也找一找。』

他們開始找錘子，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，於是孩子們都擱下工作找錘子，後來他們在我手裏把它找到了。

『你怎麼像個木頭人站在這裏！』杜里亞衝着我說。

『你沒看見我們在找錘子嗎？』

『我怎麼會知道你們找的是這把錘子呢？我們不是一共有三把錘子嗎？』

呢。

』

『「三把錘子」！「三把錘子！」連一把都找不到，還想三把呢！』
『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！』我說。『我也有權力釘釘子。誰不想工作

今天我們來不及把蜂箱造好了，因為天黑了，敞棚裏面也黑起來。